

前漢書

一
函
八
冊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

卷之七

琅邪縣

國子

師古注

陳勝項籍列傳第二

服虔曰傳次時之先後耳不以賈智功之大小也師古曰賈次時之先後亦以亭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劇通同傳賈山與陸溫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陳勝字涉陽城人

師古曰地理志屬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

師古曰地理志屬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師古曰與人傭耕也傭耕謂受其

雇直而爲之耕
輟耕之墾

師古曰輒止也之往也
上謂田中之高處

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

笑而應曰若爲儒辨可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鵠一也元

辛亥七月發國左支魚易凡百人師

古曰國里門也發闕左之

不示音也一舉千里音潮膏反秦二世元

年秋十月登聞鼓所懸鵬力百人皆遭戍也解具在食貨志鵬鵬皆爲中長屯爲其長帥也行至鄆大澤

鄉會天大雨道不通虞已失期失期法斬計之者大各反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

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

角反下
今或問無罪一世殺之百姓多聞其實未知其死
程淳曰表強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爲不知何坐而旣放天下竟二世殺之師古曰叩或說非此言

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
項燕爲楚將數有功
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王今威以吾衆

爲天下倡師古曰倡義曰宜多應者廣以爲然通乎卜卜者叩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勸然星示、之退立

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爲鬼惡指斥言而勝失其指反依鬼神起怪也蘇林曰狐鳴詞中謂是

如淳曰以鬼道惑衆乎但用人事也師古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興起耳

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衆耳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

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師古曰烹音普庚反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宋祁曰旁音步浪反夜篝火狐鳴呼

曰大楚興陳勝王對氏白問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戍是所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

呼音火 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劉奉世曰按此諸說勝廣素愛人土

卒名爲用等討薛師古日將尉者其官本尉廣文故官飲一益討令尋之以故怒其系討果音實付明玉實是

三多九月鼎易酉平時領戍人故曰將尉 所古襲言省下愈屬今屬之以流怨其身屬身告屬屬身長屬起

車園四年校刊
海虞書卷三十一
列傳

將軍張耳召璧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召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

生一秦師古曰言為韓戰與秦無異○宋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師古曰徙

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師古曰勿令兵西出也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

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

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卒史曹史也燕地賁人蒙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願將

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

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狄人田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

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

反師古曰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

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遺留也悉精兵迎秦軍師古曰秦軍今假王驕不

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

尹印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

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鄴師古曰說讀曰悅章邯別將擊破之劉攽曰按是時章邯

東海疑是鄆字鄧說走陳銍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

人董繆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縣也取慮徐臨淮

兵圍東海守於鄒勝聞廼使武平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鄒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統屬於人師古曰不欲告

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

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贊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勝

訖隆四年校用

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城父縣東父音甫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殤諡曰隱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爲蒼頭

軍應劭曰涓人如渴者將軍姓呂臣也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殤也日蒼頭謂起新陽師古曰縣名攻陳

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爲秦師古曰爲秦

宋留不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以示秦

嘉等聞勝軍敗迺立景駒爲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往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井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

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微兵復聚如淳曰

微散卒復相聚飲也與番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爲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鄆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地

名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爲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

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辯其姓名也井陘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轉也數音山羽反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

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遠之貌也沈音長舍反楚

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

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爲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付吏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

雖已死其所置遺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爲勝置守冢于碭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

敗迺絕者班固之詞也於文爲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卽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卽今項城縣

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

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新獄掾曹咎取書與司馬欣抵相歸抵也已止也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

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

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凡言族者謂族之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音江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張晏曰

守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姓殷素賢梁乃召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歟曰

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

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駒籍曰可矣師古曰駒動目也音奔動目而使之籍遂拔劍擊

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百人者八百人府中皆驚狀莫敢復起師

日警失氣也音章涉反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論以所為師古曰論曉告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師古曰四面諸縣也非得

精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師古曰分部而署置之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師古曰裨助也相副助也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

徇廣陵讀曰郡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

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師古曰書史也

令史師古曰令史丞史曰丞居縣素信為長者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師古

史師古曰晉說是也主也音迺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嬰母謂

嬰曰吾為迺家婦聞先故未曾貴師古曰乃汝也宋祁曰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

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迺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

師古曰言以不材之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綺反其衆從之迺以其兵屬梁梁渡

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

姓名後乃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道亡道迺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一日嘉死軍

復來戰

復來戰

復來戰

復來戰

復來戰

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

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廼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師古曰阮之

阮之師古曰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晉灼曰鄆音期絕之鄆師

屬盧江郡師古曰屬音屬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曰言其計畫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

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師古曰言其計畫失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

首事不立楚後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蓋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言其計畫今陳勝

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

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師古曰盱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甫初章邯既殺齊王田

儋於臨菑師古曰臨菑此獨言臨菑疑此誤也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

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間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

王梁已破東阿下車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師古曰趣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通發兵梁曰田

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國之王又在田儋傳作懷王語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

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未必多出兵不以待以禮又可以貿易他利師古曰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

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欲令楚殺田假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者以角

間市取齊兵也直言趙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敗入濮陽

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

秦軍師古曰比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

畏之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名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

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衛枚梁死

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

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迺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

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歌張耳共入鉅鹿也秦將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王孫孫涉姓閒名也章邯軍

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師古曰微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

之北救趙王安陽留不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

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羣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羣喻秦強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

不可以拔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羣而寬部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

論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

敵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

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盟師古曰縣

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勸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牛

之師古曰噉就是也菽謂豆也軍無見糧見在之糧師古曰無適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適曰承

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執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屬將軍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新義頭

師古曰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師古曰皆服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

臣費曰小柱為枝邪柱也音之涉反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適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假上將軍之命故且為假也

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聞諸

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師古曰湛讀曰

沈謂沈沒其破金甌燒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卒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

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諸侯軍人人惶恐於是楚

乾隆四年秋刊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轅轅相向為門故曰轅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

諸侯上師古曰繇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劉敬曰將軍字繇上為句按史記章邯軍棘原在鉅鹿南羽軍漳南相持

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退也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責也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

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門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師古曰言不可復為軍旅之事相國趙高顓國主斷師古曰顓與專同也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

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阮馬服服虔曰馬服趙括也父奢

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師古曰鄢郢皆楚邑也鄢音鄢郢音代井支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卒終也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

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古曰今之榆林古者上郡界蘇說是也竟斬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

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責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

與諸侯為從文穎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

質妻子為戮乎師古曰質謂錮也古者斬人加錮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師古曰約氏曰候軍候也始成姓成名也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音汙

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

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洹音桓俗音衷非也虛讀曰墟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廼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

欣為上將將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師古曰今穀

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適言先時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善師古曰無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師古曰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師古曰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廼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院秦軍二十餘萬人至

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

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垂之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

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疎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後備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秦皆已燒殘○宋祁曰新本秦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入見之不榮顯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果然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

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

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翳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

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蕭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王義帝

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翼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

乾隆四年校刊

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卬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宋祁曰共一作兵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王

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齊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魏南皮三縣以番君封之師古曰環音宦

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鋗音大懸反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師古曰伯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

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遁亡之膠

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迺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迺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

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令衡山臨江擊殺之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說齊王說音式芮反曰項王爲天下

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迺北居代餘以爲不可師古曰於聞義不當然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也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師古曰爲齊之藩

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古曰夷平也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凡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塞翟矣服說非也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

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迺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至日中大破師古曰或說是也漢軍皆走

迫之穀泗水臣贊曰二水皆在沛郡彭澤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爲楚所擠

臣贊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簡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爲下流師古曰言殺人多填於水中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

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

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

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委之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

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謀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

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檢節自處約法三章反秦之政而項羽屠殺焚燒恣其

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宋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師古曰沛公入關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畧婦女而東秦民失望

秦皆已燒殘字下有宮室字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韓生

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領主約天下初發難初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

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

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柳音丑林反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

漢王王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

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黥爲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爲西

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丘縣之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立陽爲河南王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

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衡山王義帝

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趙因

乾隆四年校刊

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

乾隆四年校刊

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閔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宋祁曰一作兵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

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

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孟康曰總南皮三縣以番君

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師古曰銅羽自立為西楚伯王讀曰霸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

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

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

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師古曰言方欲出關而擊楚也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

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師古曰如本要約也

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羽陰使

九江王布殺義帝○宋祁曰史記云令衡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日項王為天下

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酈地師古曰酈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於聞

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師古曰凡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資給也師古曰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師古曰猶

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

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師古曰皆阮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

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凡

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

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漢軍皆走

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趣也音奏楚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

臣瓚曰擠排也師古曰音子諸反又音子奚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下流師古曰言殺人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

彼一路今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也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也遂殺漢一將是

時場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辟易謂開張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

不羽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羽廼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

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臣贊曰烏江亭長機船待服虔曰機音幾如淳曰南

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廼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

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

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師古曰呂馬童面之張晏曰

難親所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何也

面縛亦謂反背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劉放曰面之背面何之耳

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也吾爲公得也師古曰得也吾爲公得也師古曰得也吾爲公得也師古曰得也

頭亂相輟蹈師古曰輟也爭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

五人皆爲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此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

函關東二轍是也函謂函谷也師古曰函也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

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八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衛鞅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關諸侯

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師古曰惠文王孝公之子武王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

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從音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孟趙有平原師古曰平楚

有春申師古曰春魏有信陵師古曰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師古

誓爲從欲以分離爲橫師古曰誓也秦也從音子谷反其下亦同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乾隆四年校刊

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召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

朋制其兵師古曰朋音頻忍反他音徒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侯之

關也今流俗書本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通音旬旬反流俗

仰字作叩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出而卻退也通音旬旬反流俗

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多也其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

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王之子也莊襄享國之日淺國家

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也振長策而馭宇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吞二

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師古曰鞭笞也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

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頸師古曰頽音俯委命下吏迺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師古曰言以長

有籬籬之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音反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

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音毀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師古曰鏑音鏑鉞師古曰鉞音鉞以弱天下之

也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黃圖云生高三丈其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師古曰兼以弱天下之

民然後踐華為城師古曰踐登也師古曰晉就是也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

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襄陽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隸之人師古曰隸古文萌字

萌民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師古曰墨翟之知文穎日墨翟宋師古曰宋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逃越

也穎本魯人大畜牛羊於猗氏躡足行伍之間師古曰躡音疊而免起阡陌之中師古曰特皆解脫在阡陌之中

也之南貴擬王公馳名天下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師古曰罷音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賢之也

也役也免字或作帥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師古曰罷音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賢之也

也也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應之應聲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糧也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不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師古曰齒謂齊

利如鉏耨利不敵於鉤戟長鐵服虔曰以鉏耨及棘作牙僅也晉灼曰耨推塊推也師古曰服說非也耨

者秦鎗兵刃陳涉起時但用鉏耨及戈戟之種適成之衆不亢於九國之師而符也亢當也讀與抗同深謀遠

以相攻戰也履音憂於音其中反鐵音山列反

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音然

聚大師古曰聚謂團束之也度比權量力宋祁曰學官本作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師古曰區

宋祁曰姚本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師古曰后與後殺

注文之作小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曰招舉也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爲家師古曰后與後殺

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毀也音大規反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周生亦有

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師古曰史記稱太史公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與

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桀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執拔起隴畝之中音卒拔之

拔鄢師古曰疾起也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爲伯王師古曰

日伯師古曰音步末反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爲伯王師古曰

而怨王侯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宋祁曰舊本無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宋祁曰舊本無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前漢書卷三十一

欲擊秦軍濟陰下。臣召南按史記作定陶下据志濟陰郡治定陶本是一地固可通稱但濟陰郡名至後始

立則史記作定陶是也

項籍傳梁曰方今江西云云○凌釋隆曰方今四句史記作守通謂梁此作梁語

又史記守通使桓楚將此謂自出梁意敘事迥別

臣召南

按此傳與史記本紀多有異同蓋班氏刪訂原文

也又按江西二字師古無注顧炎武曰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今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

西也故晉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此說甚確下文江東已定渡江而西謂渡

江而北也

廣陵人召平○許應元曰此別一召平非東陵種瓜者也

南公注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

也○臣召南

按南公自是姓南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本書藝文志南公十

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服注謂南方之老人非也

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

臣召南

按城陽當作

成陽此傳及高紀並傳寫之失誤加土旁耳胡三省曰成陽縣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可以

補三劉刊誤所不及

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注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胡三省曰索隱云傳寬傳從攻

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按此時兵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是也在今宋州

楚邱西北

渡三戶注服虔曰漳水津也○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括地志曰三戶津在相

州滏陽縣界

齊梁畔之

臣召南

按史記作齊趙畔之趙指陳餘破常山王張耳迎故趙王歇還趙也此

傳敘趙叛尚在二年故改齊趙爲齊梁下文張良以齊趙反書遺羽亦改爲齊梁反書梁卽指彭越反梁地

也贊背關懷楚注云云○顧炎武曰謂舍關中形勝之地而都彭城如師古之解乃背約非背關也